





敬鄉錄

提要

謹案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  
婺州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以  
宋婺州守洪遵東陽志所記人物有遺闕因集  
錄其鄉賢梁迄北宋每人先次其行略而附錄  
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明正德間金華  
守趙鶴有金華文統十三卷蓋祖是書為之然



較之是書既多復出復有闕遺如是錄載潘良  
貴矯齋記靜勝齋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  
說四篇而文統止載矯齋記及答雷公達書三  
篇刪汰殊無義例則是錄實為博要金華代出  
碩行師道所錄全在元人以前文獻傳流尤可  
貴惜若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  
見故集中封事諸篇此錄不載然此錄有贈雞  
山陳七四秀才五言一首輯諸賢小傳猶在宋

史未成以前故多有異同參互之事若謂梅執  
禮密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劫二帝歸  
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方結軍民得眾  
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于金師  
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其詳附見於此  
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黃  
州知州何大節棄城遁死己亥金師陷蘄州知  
州事李誠之死之是錄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



合而于何大節之是錄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  
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擁入大  
節死于赤壁磯下則大節實未嘗遁此事與宋  
史頗異亦可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為世所  
重以其詳于篇章並核于事師道此書又豈出  
好問下歟

敬鄉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州守洪遵修東陽志其記當代人  
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



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  
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出乎其前而不見  
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  
于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略于  
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為東陽郡以至于今



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  
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  
名信乎記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  
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濡之際  
風氣之開豈拘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為第一下逮乾  
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牧師表百代視前  
世又遠過焉于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  
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

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  
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者在天下章章傳之公決不遂泯  
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  
或地望舛錯久矣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愚  
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  
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攷而具  
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及顯者  
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



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子錄而傳者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區區之愚意所能使傳也夫何嫌于僭哉



敬鄉錄

卷一



元 吳師道 撰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  
孝標所自序郡志山之紫微岩乃其講授處清修寺  
即故宅也峻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不傳世說注行  
世諸文間見文選獨山棲志一篇傳云其文甚美近  
出金華智者寺經藏函中人罕見者按柳子厚龍城



錄記隱金華山者漢劉仲卿也愚考昔人謂龍城錄唐志無之乃王銍偽撰或云劉燾今志中敘近代江治中王徵士而不及仲卿尤足以表其妄也但其間有云帝鴻鑄鼎山號雲雨師乘煙者且三國以來處屬臨海縉雲為章安縣地方不與婺相涉何為引此赤松乃皇初平之號非神農時雨師竊謂吾邦以文名前代者寔自峻始而此為金華山作既足證偽書之外他竒古清麗之語甚多不當以此微疵棄也

### 山栖志

夫鳥居山上椶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紜顯晦躋駁無異炎火水流員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衣瘡痂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水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願間逸每思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矧專溼壤民欲天



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山金華東陽實會  
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壤塊鬱若其羣峰疊起  
則接漢連霞喬林繞護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  
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  
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  
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  
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  
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

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  
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迤坡陁下為深渚嶺岼隱嶙上  
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進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  
有絕澗閘聞哮壑俯窺木杪焦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  
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脈予之葺宇寔在斯焉所居  
三面迴山周遶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矣  
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清流泉清瀾微靈滴漉生嚮白波  
跳沫洶湧成音漕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于軒甍激



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羸楓椅櫪之樹梓  
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鍾結朱寔包綠果搖白  
蒂抽紫莖楠轟笨蹲捎風鳴籟垂條櫛戶布葉房櫳中  
谷澗濱花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水動則有都梁  
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蕖紅花照水皐  
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邱阿曲陵眾藥灌叢  
地髓杭荃山筋抽節金盃重于素璧玉豉貴于明珠可  
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雀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

翽禽翔鳥風貽雨鷺綠翼紅毛素肉翠鬣肅肅切關關  
好音馴狎池園旅食雞鶩若乃魂日伺晨響類鐘鼓鳴  
蛭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轉飛狝乘烟永吟嘈噴  
颺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鞀鞀笙簧黃宅東起招  
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間虛納祥生  
白左睠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  
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於薰爐夜執法鼓  
旦聞予跼履摠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



此河紛更彼岸永寂熙然若春臺而出宇宙惟善是樂  
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棲菌  
榭隱曖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來却粒之氓歲次  
祈仙之客餐餐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雲裳乘龍馭鶴  
觀下有石屏聳峙中局刻削頗類人工濯流瀉瀉湊涌  
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颯  
被陵綠阜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  
腴鄭白史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蟹旨擅  
碧雞冬筴味珍霜鷄角巾升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苑  
蔣逼側江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  
阜寔藩籬充仞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間濁醪初齊清  
觴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  
酒酣耳熱屢舞謹叟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喁喁謳歌舉  
栝相酬人生樂耳此懽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  
物莫辨榮辱非辱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豈嵒生齒劔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古風

自昔厭喧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畊織鑿  
石窺嵒嶢開軒望嶺前激水欄前流修竹堂陰植香風  
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湫下不極彷彿王  
山猥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曉吸雲霞色將御六龍  
輿行從三島食誰歟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右靈岩古刹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薇岩  
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之間左浮  
邱而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迹不可追企而泉  
石景響常存寺之法堂重葺以山栖志舊文鏤之此  
文雖齊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湫者蓋  
洞天之水也

咸淳丙辰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右兩篇詳略不同而詩又前篇所無或者何先生節  
取天文抑別有所傳耶兼其題引文字特亦小異今



並存之以伺知者師道識

唐駱賓王義烏人仕至臨海縣丞事見唐史本傳及郡志有集十卷類說本事詩紀宋之間遊靈隱寺夜吟得首聯有老僧坐大禪床上續之終篇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徐敬業之敗與共逃將帥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獻故敬業為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按傳稱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蜀本集序亦云廣陵起義不捷遁逃其說皆合云

### 靈隱寺

鷲嶺鬱岵堯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知潤何處用脂膏



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詠塵

凌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影自飛

玩初月

忌滿光恒缺乘昏影漸流自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螢火賦并序

夫余以明時久遭幽繫見一葉之已落知四時之將

終愴然客之為心乎悲哉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

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緜

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

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觀茲螢之自明哀覆盆之難

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

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

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物之萬殊亦昆蚊蟲之一

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知也避



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  
而多得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聲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亭毒資變化  
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而外融  
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  
物迎秋忽或靈虛而赴遠乍非排叢而出幽均如火色之宵映  
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小留中入槐榆  
而燭發若改燧而還周繞堂皇而影遍之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散聚或聚散居無

定所習無常玩曳景周流飄光零亂泛灑乎池沼徘徊  
乎林岸狀火井之沈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飈而不烈  
逢霖雨而逾煥照灼兮疑湛盧之夜飛的爍兮象招搖  
之夕爛與夜燎而相炫照然重陰於已昏共燭火而焉息  
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伺夜  
對謝飛蛾而赴燧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  
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期時處幽不昧居恒照如斯隱隨晦隱顯



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兮推遷化  
 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  
 自全曲豈知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而相煎陋蟬蛸而習  
 蛻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  
 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  
 筌夫何化而斯化無使然而自然乃若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身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  
 輝於陽燧終狗已以數能靡全人因以成事物有感而情  
 動迹節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

始未明於趨舍終詎識其指意予尚不知魚水之為樂  
 吾又安知螢火之為利高明兮有融能遷變兮無窮牛哀條而  
 成為贊呼犬反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兮藏碧火魂一變  
 兮成缸知戰場之化燐悟冤獄之為蟲役翩翩之弱質  
 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躡獨宛頸以觸籠異碧光  
 之照廡同劍影之理豐覬道迷而可復庶鑿幽而或通  
 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吊感秋夕之殷幽嘆漸宵行  
 之熠燿熠飛兮絕復連殷憂傷積兮明自煎見流光之不  
 十



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倘餘  
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為徐敬業討武后檄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宮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  
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  
豺<sup>豺</sup>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神人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漿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素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歸心爰舉義旂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山河鉄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



靡窮江浦黃旂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劔氣  
冲而牛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室或  
叶周親或因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  
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  
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

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  
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  
也頗覺前事每讀書高堂九紐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  
萬鍾季路有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  
者情蓄自哀事荷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  
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



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乏毛  
薛之游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伯銜才揚已厯試公  
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  
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  
記之事儼人即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夫聶政荆  
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成勢利相傾意  
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  
見接以國士當隅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

輕生而報德所以逡巡于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  
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羸恙藜糗無甘旨之  
膳松楸缺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必天地故寢食夢想  
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丞嘗崩心之痛固極若僕者  
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  
之喪奄逾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  
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與哀者哀  
聲可以應水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



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  
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王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  
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  
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倘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舍慈親  
之色養許明公以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  
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明公何以處之且義  
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  
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

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門之望就令懼  
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  
君侯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  
馬之微願閔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  
有望老母知歸賓王知罪再拜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著玄真子十二卷及大易十  
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嘗居越州東郭又往來苕霅  
間事詳見唐本傳及郡志



漁父辭

憲宗嘗求訪其詞李德裕為潤州刺史得之

西塞山邊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為裘  
兩兩三三舴艋舟  
能縱棹慣乘流  
長江白浪不曾憂

雪溪灣裏釣漁翁  
舴艋為家西復東  
江上雪浦邊風笑  
看荷衣不歎窮

松江蟹舍主人懽  
菰飯蓴羹亦共餐  
楓葉落荻花乾  
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  
巴陵魚父棹歌連  
釣車子撸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仙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感靈芝白兔號  
孝馮家宿與弟審寬並擢進士宿終東川節度使贈  
吏部尚書諡曰懿定字介夫左散騎常侍致仕贈工  
部尚書審字退思終秘書監寬為起居郎宿子圖字  
昌之中進士宏辭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鍼字宗



之歷京兆河南尹事詳見唐史本傳及郡志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某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象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颺颺嶺雲峨峨飛軒憑虛澗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處某林某壑指遠白而曳練之間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陳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幼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絜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何易也



崇山峻谷佳境勝概綿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  
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  
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賊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  
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煉  
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于君之分不  
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  
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十一月  
己未朔七日乙丑建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  
其文亦槩可知矣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  
詞清麗敘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為聖壽寺  
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  
祠記蓋亭廢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  
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  
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四其邑其字剝下剝字  
館字館字王寔王字他  
悉從之文錄焉獨宰邑洪君名止適當碑首行最下



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時當為曹成王臯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止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止也吾邦記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碩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止者之為美世之是非未嘗

不公也而又豈係乎文哉使凡為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為之者之不已也適足以發笑而貽譏耳吁盍亦因是而知所警乎予又嘗考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止時聞老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粥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止此可勝歎哉因併志之以俟來者吳師道識



敬鄉錄卷一

敬鄉錄

卷二

元 吳師道 撰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調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辟貝州節度觀察判官改知潯州尋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睦州又知温州遷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鹽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副使除京西轉運使廣南西



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  
出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知池州未行後知永興軍  
領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出知陳州  
再知杭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致仕所  
臨皆有惠績事具范文正公所為墓誌墓在杭州錢  
塘縣南山龍井源夫人陳氏祔亦范公誌今縣之方  
岩廟食甚盛郡志以為公嘗奏免衢婺丁身錢民被

其惠所致云

別方岩詩有序

端拱元年春僕與湘湖陳士闕東書居方岩僧舍暨  
命駕求岳牧薦應舉將與僧別率為五言詩十二韻  
書於壁下卜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僕罔敢  
知而復為或言之者無罪紀懷矣如我者無所隱焉  
仲秋月朔書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為約林僧每出禪虛



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緣  
照像龕燈暗通宵磬韻全  
冥心資寂寞琢句極幽玄  
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  
遠陰臨岳樹清響落岩泉  
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  
松風生井浪溪雨長苔錢  
自省浮塵世終難住永年  
偏遊曾宛轉欲別重留連  
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及第

金榜名傳四海知  
太平時合稱男兒  
五言似劍裁鱗角  
七字如刀斫桂枝  
御苑得題朝帝日  
家鄉佩印拜親時

小花橋畔人人愛  
一帶清風雨露隨

題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溪  
溪嶺相逢路不迷  
白石洞天人不到  
碧桃花下馬頻思  
深傾玉液琴聲細  
旋煮胡麻月色低  
猶恨此身間未得好  
同劉阮灌芝畦

滕甫字元發改字達道  
按蘇長公代張文定公作墓

誌云東陽人性疎達  
姿度雄爽九歲能賦詩  
范文正

之公其父之舅也  
奇之教以為文從安定胡先生學詩



文英發妙麗舉進士宋子京擢為第三以聲韻不中  
法罷後復為第三通判通州孫沔一見之曰後當為  
賢者將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屢轉為同修起居注  
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十年不遷英宗未及用  
書其名藏禁中神宗召見問天下所以治亂公對治  
亂之道如白黑東西所以變易者朋黨亂之耳又問  
問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以君子無黨云云帝以  
名言擢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知

無不言安撫河朔地震還復留開封府除翰林學士  
而夏秉常被篡公言時不失之宜擇重將經營分裂  
之此百年之利策不果用執政方立新法忌之出知  
鄆州移定州入覲言新法之害歲旱求言又疏乞罷  
新法不報移青州留守南都徙齊鄧婦黨李逢為逆  
言者因擠之湖州元祐初建守蘇揚鄆真定太原治  
起知湖州元祐初建守蘇揚鄆真定太原治邊威行  
名西北有名將風以懼讒求去除龍圖閣學士知揚



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葬蘇州後諡章敏按公一世偉人惜累困於讒不得盡其用其文亦罕傳惟安州謝上表見文鑑筠州表王萃代作見其子銍所記論西夏及辨謗二書蘇公代作見蘇當宋東都特吾東陽顯者未有如公其居葬蘇州則以從范公故徒必非甚久也安州謝上表以公所自作今載於此

安州謝上表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大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

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閒事簡尸素為慚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直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眾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既以徧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為緩縱自取顛隲仰日月之至明諒肺肝而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愛惜若此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徧物清明在



躬閭閻歌樂利遠邇荷生成化覃無外之封疆仁及何  
知之草木況臣屢更器使粗效愚衷眷此遺簪嘗辱提  
攜之末辟之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祇奉簡書服  
勤吏役惟桑榆之晷景將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  
後效

徐無黨姓名見歐陽公送歸序文知其出東陽為公  
注五代史者也蓋其自署云東陽海徐某著其望族  
郡志不收可謂失考矣無黨蚤從歐公遊後舉進士

稱其文詞日進如水漏山出將摧其盛氣而勉其思  
則其才亦銳矣公胥氏夫人墓志無黨所作也當  
時豈無他門人而獨屬筆於無黨推重可知弟無逸  
無欲皆見公所與手帖中又有帖云官下無恙知且  
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來求府中據  
此則常尋河南屬縣也史注甚簡或終卷不出一字  
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鎮作纂誤稱公以授  
徐子為注而牴牾缺略者不能辨釋以是為其過又



洪興祖至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  
進御後人傳刻舛繆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獨  
過徐子也或謂續父師孟以不與修唐史故作舛繆  
此書洪适兄弟又斥其非作唐書補過以駁之則吳  
亦不能無過歟無黨之文罕傳今訪求得烏傷侯廟  
碑并胥夫人銘錄於左

漢烏傷侯趙君廟碑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載於祀典久矣按其傳云

云侯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療人疾病抱朴子  
云侯能拘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蔚宗謂立祠於  
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吳分烏傷縣始為永康蔚宗宋  
人在其後則立廟之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傳龍為  
烏傷侯者予按其始封之時而問諸故老皆曰不知也  
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焉獨廟門有古隸書數大  
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可為何時人也烏傷縣碑云  
漢孝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羣<sup>鳥</sup>為銜玉而來其口皆傷



因即所立縣而名焉唐武德中始改為義烏然風俗所傳為烏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謂俗呼為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鬪牛山下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歟每歲炎旱吏民奔走禱祈之不暇為國家亦徃徃致祭焉每至朔望鄉之耆耄咸相率拜祭邑之鄉所謂太平者皆能造紙鑿錢以售衣食於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地無風雹之災他鄉雖隔車轍而時或有焉若祭不潔與黷慢

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如嚴吏也予嘗求先人葬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陰禱於侯是日自廟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曰吉以問其人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葬焉乃為紀其事使刻於石立之廡下所以報神之貺也嘉祐五年歲在庚子八月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將仕郎守縣尉徐滌書并題額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顏復立復立石



胥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祔望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於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于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澤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下四顧終日如無人

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

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見所故去其

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其為婦之勞後三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水縣沙溪之上修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文又代為哀



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言語猶可記髣髴兮平年生之音容不可求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邱同時人之兮貌同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風松露草兮閱此千秋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

二人志操修潔為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好歌嘗欲為僧不遂而止葉石林以為揚州人

按秦少游俞紫芝字序作金華居山魯直作清老寒夜三詩末一首云牧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低草氾氾見白石金華風烟下亦有君腹迹何為紅塵裏頷鬚欲雪白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張公詡青溪國秀老子手書一詞後題云金華俞紫芝石林所記誤矣二人詩亦少傳如南澗月夕旅中諭懷二章



文鑑取之夜奏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不見全篇餘詩今錄于左

松風

萬壑搖蒼煙百灘度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戲作

鬱鬱襟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  
落盡碧桃人未歸

寄杜宣卿長官

長憶逢君歷水隅坐中談笑見醇儒當年許我入詩社  
別後有誰為酒徒頭想白如潘騎省家應貧似范來蕪  
相思不可能相得蟬老西風海樹枯

水村

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賒翡翠間居眠藕葉  
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旆翻翻露酒家  
一幅江南真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臨江仙題清溪圖



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淡寫蓬萊莫  
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  
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漁父詞

訴衷情詞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裝衣未必請貴不肯換  
金章河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好個魚父家風一片  
瀟湘

秋閣晨興

遠寺一聲鐘簷楹驚宿鳥拂衣風露清月落半山曉

冬日

茆舍竹籬短梅花吐未齊晚來溪徑側雪壓小橋低

南澗月夕

華髮念青晚青燈憐夜長香團菊花露寒看橘林霜月  
在北窗底人行南澗傍婆婆不知去身世兩俱忘

旅中諭懷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為方外友數篇詩當橐中金  
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村樹深

潘祖仁

七進

奕方作真游子賦相酬答意若慕古人作者念其無所  
依倣戲為七進以示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呂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眊  
瞶寂嘿沈吟增歎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

戚甚矣盍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搜意屬詞長跪稽  
首造於燕私

奕奉觴進曰切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體無恙也而  
戚見顏聞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為娛  
孺人不敏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食味所  
御必以其鄉宣城之醞美聞四方色若沆瀣味若瓊漿  
盛以黃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唇歷齒酷烈芬芳雖  
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詰妹邦咸歆馨而吻燥悔初論之



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嘗之老人曰酒之為禍大矣吾不願也

玟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閔艷既夏敷葩朱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朝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芬若蘭桃李不敢矜其艷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為公發一笑老人曰物之為累深矣吾不願也京操七以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細

鬚揮刀紛紜膾如縷絲毫以秋橙清以醇醢吉甫嘗其旨否張翰視其調膈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味本筋大嚼雲飛雪落可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奉甌進曰世有美苻產夫甌閩厥底貢貴於上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絨餘篚既乃庶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負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推碾如玉塵薦以建安之盞烹以惠山之



之泉蟹眼始泛浪華已翻可以析醒可以除煩可以輕  
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  
承露之盤此故高山之可宜耽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  
矣吾不願也

竒奉奕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敬效薄技請為翁  
懽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  
以辨賢愚也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敵禁暴  
得三代用師之法焉深謀遠慮批亢擣虛伊呂之智不

能逾也解鬪潰圍應變出入竒賁育之勇無所施也方  
其踵進爭先摧鋒直前勝負未決怒膺拂然雖疾雷破  
山而恬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不聞樵夫於是爛其  
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織芥眇小惻愴酸辛者  
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碁擊劍眩目疲精少  
或有之壯夫不為也

亮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自癯  
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鳴叱咤則怯者靡矣左擘



右攫則慳者忌也成臬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了不計也俄無有而倏富也貧振膺而一呼則劇孟失色馮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喪其清明固足以破難舒之慘聞易結之聲矣請翁強起臨之翁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吾又憊甚所不願也

於是幼子育進曰羣兒之輩皆非也夫厭湫隘之意者必異高明之宇若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事終日不怡是有隱憂者乎而兒曹之邀以酒漿玩之以戲劇是猶汨泥而濯土也祇以增其汗漫爾盍亦雅言靜樂娛夫子乎清薦其巨麗也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窗淨几夫子之朝夕燕坐而起居也六經悟情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麴蘖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摛英揆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艷也飽其德足以實夫子之腹豈若鱗介之腥羶也哉味其辭足以



滌夫子之慮豈足芽蘖之漓苦哉探春秋攬戰國考論  
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敗有成其於奕孰多積萬  
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侯將相猶此出也其于博  
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之也盍去  
強往游矣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育也俄  
而起既起而病良

師道嘗作潘氏七進圖記曰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  
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玫次子京方

竒亮育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臥文簟上右手  
支頤左手撫膝熏爐塵尾置傍草履陳下六子一女  
環侍次畫奕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壺左持其格次  
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盤中芍藥前人以右手  
扶盤花隱其子女玫在后自持花一枝重疊臺特起  
異于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于  
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醢器一捧以獻次畫茶具引陳  
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撚紙觸其



鼻微腫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甌授附於爐者將瀹茶也次畫竒導行一老奴左襁負碁局右手挈籃中二圓器貯子者也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簾牖明整几格積羣書有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而行子六暨童奴八人導從前進後蓋竹隱自為文云畫臥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詞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

釋然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略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切論默成公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有玫焉尊賢尚德之心悚然而生顧不美歟

默成先生名字官位略見前文集十五卷朱子為序中云自宣和時為博士不肯托昏富貴之家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及為館職人不肯游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臬康恪不可



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置重典及當時用事之奸邪  
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去紹興入為都司又忤  
時相以歸復為左史直前奏云今日所行當務合于大  
公至正之道勿以私意曲徇人情言甚切直服喪還朝  
以廷叱奏事官忤旨去自後秦檜擅朝廢不起平生廉  
介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  
風雨郭外並無尺寸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  
數尺清若貧約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  
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若公之清明直諒確  
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朱子於公稱重極至今  
節取其槩如此按公嘗受教於龜山楊文靖亦喜從釋  
子遊往來北山諸寺遊歷題詠遺跡尚多有之又嘗見  
其遺像風神如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人目其後為清  
潘家云

鄭亨仲作亭面西山名可友以書來求詩為賦一首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謫  
仙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明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  
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聞躬耕自樂岩谷門  
亭容膝日寄傲坐友嶠嶢峭之岬之西山西山蒼翠如  
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  
翻覆田文唾面良可嗤翟公署門真小兒悠悠權利悲  
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公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  
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招我成三友

夜坐聞竹聲示姪

室明窗有燈夜暗天無月趺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初  
疑小雨至蕭蕭俄復息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岩穴聽久  
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竒哉不  
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疎雨過  
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時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調哀



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銜盃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戲用其韻

賢哉遽瑗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囊之一錢聊自哂  
家無三徑不妨歸冥鴻久已離矰繳野馬由來免勒鞿  
溪上月明船正穩有時簪紱換蓑衣

等閒長嘯倚孤松雲破天邊見碧峰架上殘書猶可讀  
瓶中儲粟不堪春生涯幸有千峰秀身世何須萬戶封  
僧榻寄眠無一事覺來深省聽晨鐘

僕讀沈約倩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  
每壯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登卿登樓新  
什輒效立春體制和且總所懷云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羞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覆  
身免猶嗟鞶帶移登覽寒烟縈遠目淒涼夕照謝高樓  
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道人來採詩

夏日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空照門巷清何人解助隱君樂



為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來梧竹傲傲舞  
雨過階除泐泐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涵露氣全清東方隱約生光耀  
更覺林間宿鳥驚

娟娟疎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涼多病無情如嚼蠟  
臥看風篆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絕

西北干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堂高親老髮垂白  
與子買船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生能幾何避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田  
野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煙裊修石羅羅  
南飛雁北信杳難覓不知二聖君泣然淚沾臆小臣直  
幾虱持顛顧何力殘臆行當除青陽來已逼衰骸分填  
壑公輩宜強食



矯齋記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者無以蓋之。則羣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思其加己也。往往嫵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後己。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憚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之諄諄也。

也。故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眾人之所忌。古人以為訓。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為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以斷然發明子思此意。猶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於物者。詎可一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維禮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之自然矣。故勉强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曰矯。二言之曰勉。



強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  
求予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弦韋子思之訓今  
老矣俯仰而樂之而無愧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記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  
營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焉  
飛揚沈墜得喪悲懼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泚汗  
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為靜者

之所憐憫曾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游上庠今餘二  
十年矣屬過予言曰昔誠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  
更儒冠為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其可笑者也頻年不  
喜事事寄傲僧廬闢齋於是庶以自適幸為名之且予  
一人之身也方其膏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  
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予觀醉  
者顛迷錯亂既醒而病病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  
弗入于口忽一旦尊俎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欣起



而赴之不獨亡其身之戒反嗤醒者以為妄人子懲於前既也靜矣其益進此道視醉者以為鑒戒

### 答雷公達書

諭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于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于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妍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

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老正為不解讀書爾僕自喻為昏鏡與書為摩鏡藥當用此藥揩摩塵垢使之道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摩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愚夫愚婦也公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謏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予謂此言如大醫生之治病其箴砭足以起死人而  
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箴雖遇之而不受者滔滔  
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色鬪二病  
纏痼餘二十年矣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  
病不藥而去獨患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憂  
子孫而慮妻妾曰如是則可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  
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粟若干

則可以飽吾宗族官棄當擇優厚之地祿當為蓄積之  
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嗚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  
所夢多晝之所為也臨事而不懼皆平昔之所習也今  
患得之心不戒如是脫遇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  
乎其貪冒無恥為小人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  
老者之膏肓非聖人不能言也予既犯其二戒幸而未  
死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其餘流行坎止一



切付於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尚庶幾其無愧焉

潘時字德廊受教于仲父中書公以公任為登仕郎  
李莊簡公光之子壻也初調袁州分宜簿次監臨安  
府造船場提轄雜買場知興化軍除提舉浙西茶鹽  
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公檄罷之守怨構以  
他事坐削一官趨江西未行又趨江東劾池守走粹  
中不法坐斥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

盜殺人而誣指賈人者白其寃出之除如廣州兼主  
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  
號四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進直顯閣知太平州  
未上除尚書左司郎中辭不受以疾卒累官中大夫  
金華縣開國男德廊遊張宣公呂成公間晚學彌篤  
前後居官咸著風績當時號精史道有科指而猛大  
小適宜者無出其右以嘗與朱子雅契遣子友端等  
從遊故朱子為墓誌云孫履字坦翁亦朱子門人仕



至奉議郎通判江陵府

鄭氏北野記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危  
驚遠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奧繁雜游觀者  
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游觀之最鄭氏北野距城  
六七里依秀江為園將至其所必舍車馬扶杖由小徑  
南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如豁如竒觀競  
出大江橫其前疊嶂距其外堆螺染黛互相映發如欲  
排闥而左右前後嘉花美木幾數百本皆鄭氏手自封  
植高下錯雜若列綺秀自亭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  
得二小亭其一聚怪石為堪岩而言榜曰擬峴其一隱  
竹間外四合可一畝餘寂寥蕭疎無復纖芥翠陰茂密  
風寒棲人榜曰綠霧其餘小軒曲楹松窗竹門皆幽邃  
靜深清絕異甚鄭者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漸絕  
於耳使人心舒氣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  
而不務於貨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



之人以是無親疎咸愛之如昆弟其樂善好施未見其  
倦又善儒書通內典幸一二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  
此以自休息余觀近以藝術自豐其家者年且老必終  
日困頓惟利之役甚者至於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  
若鄭者乎其有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愛其地又樂其  
人乃為之記鄭拜首曰吾願也請刻於石鄭名居仁義  
夫其字云紹興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書

敬鄉錄卷二

敬鄉錄

卷三

元 吳師道 撰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中熙寧丙辰進士第五人任洪  
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以豐稷論調提舉湖  
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  
布罷之而蔡京遂相閱兩月進中丞轉戶部侍郎兼  
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



為滁州稍復顯謨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吏部尚  
書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又奪待制久之還  
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  
開國侯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寇犯蘭谿公集眾趨  
之遇於靈泉寺力戰冒陣死贈大中大夫梅尚書執  
禮銘墓識其詳揮塵錄務方德聞見手記云適為侍  
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肅失眷亟上彈章脫施行馬  
后謁告尋遷中丞執法吳伯舉天用嘗制其詞云思  
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以劾罷鄭亨仲去  
臘寇犯浦江境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巨魁痛毀時  
政以倖苟免寇謂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  
為訕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在浦江目睹其事  
身江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

秋宵

南鄰燈火冷三嘆愁夜永北里歌未終已驚初日紅不  
知晝夜誰拘管一等秋宵有長短



東山椒湖記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峙者曰觀崑崙之頂有泓沛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長青而泉味尤佳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嘗議建防蓄水以待歲旱中間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適自視無所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理生事以為終焉之計然欲灌溉之利以追成吾祖考之志亦未逮也越四年蒙恩起自野進直禁嚴又命領

祠官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祿而猶竊里居因得以其閒暇閱月之良涓日之吉發積粟捐餘俸鳩材募工鑿石積土築為長堤潴為巨浸而名曰椒湖蓋取爾雅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于辛卯孟冬申子成于壬辰季春壬申工徒勸事土功堅密實無前比隄繚焉而崇厚水瀾焉而廣深天清風止虛明下徹可鑒毛髮遇歲大旱則可大決之小旱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高而建瓴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者未



以一二數也而始泉未始有加損焉亦奚愧於井德之  
地也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蔥青翳鬱掩映西山之  
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蘇耕牧  
提負往來前者歌後者和各隨其適余每杖藜隄上周  
覽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慮銷損飄然若遊方之外  
行者有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如虬龍之橫空蝮蝮  
之下飲皆善喜慕而稱嘆大暑流金暍者造焉不待解  
襟揮篋自生清涼之思而忘疲<sub>音孽</sub>疲貌之煩矣況

於均被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鄰里鄉黨共之  
也平居窮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遠<sub>跡</sub>近以自匿老死於寬  
閒之野矣而皇下燭國恩橫被進有以榮其衰退有以  
成其私何其幸哉陂既成矣旁郡比邑或苦旱暵而吾  
里並田之田歲獨大穰鄉人咸以德予於乎非聖天子  
加惠小臣而便其私豈能及是哉為吾鄉人宜其息爭  
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庶幾圖報仁天子之萬一顧欲  
以虛心委於不肖豈所望也哉政和五年乙未正月記



錢億年字伯壽通之孫紹興初以蔭入仕乾道初以  
右朝散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  
果上淳熙甲辰轉朝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五有詩號  
雲巢集魯齋王先生嘗稱其初冬及重陽二詩云

和唐子固見寄初冬晚步韻

淒風滿寒谷廣陌照落日繁霜排草岸疋瘁怯寒慄塊  
坐閱殘編十日九不出時為孤憤吟嗟嗟類蟋蟀歧路  
多阻艱煙霞成痼疾保是千金軀他暮無終畢遠覽塵  
垢外無得初無失溺忘膠復開跣跣信匪一阮生亦有  
言異視中風呼童洗破觥一醉真可必耳熱即嗚嗚鄙  
野誰訶詰浩歌莫予知奚用聆清瑟

重陽

商飈驚秀水松桂不受秋萸菊有光輝芬芳滿金甌古  
來賢達人逢時聊解憂龍山孟參軍落帽初不差東籬  
陶徵士得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節物自  
爾殊生滅同一漚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山翁未嘗



樂而亦未嘗愁吾獨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避暑椒山呈潘師清

涼風生層巒炎日遮疊嶂我來茲地遊心焉樂清曠為  
吏即華顛愧臨士民上老醜畏近人筋骸非少壯知止  
遠卑辱奚敢謂高尚齷齪方自持良心未容放促柱有  
繁音龍聒無清唱卻暑御締紛自修終弭謗居間無適  
莫且免縈重恙俯仰心不慚無言亦踈暢

次太守李侍郎和郡博士包文芍藥韻

栽花未免惜花殘忙裏應須護小欄何似長松與修竹  
不妨耐久靜中看

艷草妖花理易殘無勞太息撫雕欄終年廢盡壅培力  
能共樽前幾日看

呈盛逢時

倦翮知還心已休無窮世事懶回頭是非不屬閒人耳  
月自當空水自流

次遊玉虛洞韻



茂松修竹晝陰陰澗水幽流一徑深未必山中無外事  
須知靜躁總因心

陳闕字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  
以守禦策獻之朝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敵  
戰而死默成潘公以詩哭之曰邊騎臨城日中華將  
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  
史存秋原悲泪落桂酒與招魂此紀實之作也德固  
之子岩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  
部侍郎晚路從官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中亦  
載此詩云

洗竹和陳亞惜竹韻

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  
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  
詩話云亞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  
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  
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深可尚也  
予詩云云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亦自有  
味也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  
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  
堪訪懶趨舟令喜延之訓子後入太學登崇寧五年  
進士第調衢州常山尉內翰葉少蘊嘗為婺教授知  
其才薦試學官未試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  
九域志編修官除武學博士或言於丞相欲令公見  
之公不應除重修勅令刪定官改秩為軍器監丞避  
親嫌改丞鴻臚歷尚書比部員外郎度支員外郎吏

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除右司員外  
郎又為左司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論罷林摠及  
繳納內批權幸忌之尋擢禮部侍郎忤王黼意以集  
英殿修撰出守蘄復落職責守滁宣和末郊恩復微  
猷閣侍制靖康初起知鎮江府以翰林學士知制誥  
召改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改戶部尚書金人破京師  
固邀二帝詣營公力爭不聽乃謀於諸將謀奪萬勝  
門夜擣敵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



子昉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  
泄謀於敵帥是時命公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  
郎程振給事中邱扶搜括金銀至是敵以數不發問  
罪誰為長官意在公也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官也  
遂見殺秉哲捕子昉遺敵革獨以一隊奪瓊誘殺之  
建炎二年贈公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再贈資政殿  
學士謚節愍文安集十五卷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執禮從父溶宣和中攝處州公陽丞死方臘之亂  
執禮為請於朝贈其官制詞曰放處州助教梅溶頃  
者寇攘驚擾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遁往  
往皆是爾以助教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奮激揚節  
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  
殞名彰肆命遂以京秩官二人非徒忠義之士聞風  
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

滁州希真堂並蒂菊堂久無菊頃念文忠直手植  
之語為致數本遂皆並蒂而花作四韻記之



前輩風流掃地空秋香無復伍春紅旋培數本當幽砌  
忽作雙英滿翠叢可但斷金私雨露故應連壁傲霜風  
得來稱瑞無輕剪留比甘棠壽醉翁

宣和四年東陽梅某出守蘄州以五月十九日宿  
齊山谷黎明奉親朝謁真源萬壽宮少休五雲寺

賦此

灑高風折抑好想嗟末員邂逅一麾出安輿奉華顛駸  
駸涉勝境獲締香火緣徘徊慶基殿稽首頌堯年徐步  
俯松杪幽尋值靈窟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非烟向來玉  
京夢了了墮目前恍疑雞犬資今在第幾天平修無愧  
作自賒應得仙儒子審可教凡軀佇加鞭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亟  
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其忍  
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  
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



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  
先公生負義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者而不  
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諛  
墓之嫌於是為攷次處虔州會昌丞宗士所狀行於敘銘  
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  
祀皆隱德不耀翁資侷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  
私有以急告者不問疎戚貴賤悉怡然濟之間卒值人  
健敏可用輒盡諉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勵自

敏無肯負諉者鄰里有爭辨率就質焉不無得其平而  
去或議列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  
言大抵其外和易而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  
吏豪右有為一非義必委曲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  
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  
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  
謁也他日比郡預貢士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績  
家貧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入貸錢三十萬將有營



於浙而同舍王漢臣悉受之使持券取償於兄績信之  
不疑也既達發出其券要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歸面  
質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  
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繡州川中湖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  
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  
累眾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于民民囂甚翁發  
諸廩所藏米大治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于民必擾而難集  
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值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

為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為故太學  
陳程生哀具棺歛翁遽曰暑溽如許須眾則事緩矣立如  
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此類此翁由孤  
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  
老于貨殖者皆自以為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詵詵振納  
舉蹈繩準相與為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  
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  
縣世為義居如其請遂刊石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



四方之游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  
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為善之志殊進  
進未已於是弗得其死而死聞者惜之焉方東下時余  
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徒擁大兵  
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有一窮迫且散而  
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項不取  
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已  
孤一舉而得正如善<sup>殺</sup>揀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

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  
過一郡間若姑置勿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  
道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  
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而擒矣翁喟然曰此圭  
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  
曹烏合仕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  
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  
屠大防者強力絕人少習為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



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取牛羊殺食之數近  
賊輒有天幸得脫去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  
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  
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  
禮忽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  
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  
大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而  
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用屠為之倡威著遠近

盜必不敢窺竊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民肝腦  
必不至於塗地其為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  
師賓遊接武爭願出力為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  
因已而翁笑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  
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  
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  
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宏龍司越州士曹  
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通太醫助



教宗公璋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室孫男一曰克昌  
女二銘曰  
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殆  
有微意豈其崇進奸雄之勢齷齷文士鮮足與議必曰  
狂狷奈何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敬鄉錄卷三

敬鄉錄

卷四

元 吳師道 撰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大雷電光燭其身翌  
日生澤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大名府館陶  
縣尉攝邑事治呂惠卿趨帥廊延欲辟不就歷衢州  
龍游萊州膠西晉州趙城令以薦改秩知萊州掖縣  
通判登州所至剛峻有風績境內官田積荒陪輸澤



奏免之宣和初奉祠家居會高延許公改建神霄宮  
不當林靈素主之禡職羈置鎮江府坐廢四年郊恩  
復職就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丞陳過庭薦之召  
赴闕時金人再陷河朔假宗正少卿奉使以公剛方  
難合而止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條畫邊防及勤  
王策進秘閣修撰金要康王議和勸留王王充兵馬  
大元帥公為副遷集英殿修撰率兵先至乞進援京  
師汪伯彥沮之遂獨進逾河屢敗敵眾駐於近甸王

承制除徽猷閣待制二帝北遷公聞之自臨濮趨滑  
州抵大名城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師無一  
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討之趨檄京師且勸王  
早定大計還屯衛南康王即位入對南京除龍圖閣  
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疎諫止  
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七月抵官宣布恩威豪彊斂  
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為巨寇公單騎說降之王  
再興季揚進王大郎等皆相繼命即上疏乞車駕回



京時欲幸維揚金陵公復以疏諫不聽除兼京城副  
留守又陞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次年  
金人自鄭州趨京師未至數十里諸將部伍乘城公  
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行率兵在外大  
敗敵眾又遣王宣敗適滑州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  
士既至逾年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有眾百萬盜賊  
皆為用流亡復業商賈輻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  
還為黃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于背七月卒

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時年七十贈  
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後諡忠簡子穎終兵部郎中  
坐與李光交通降責孫如珪纂公行實十卷行世公  
又有文集京口教授方符嘗刊于學今無之詩文絕  
少見公之磊落軒天地者固不係此然其存者皆當  
寶愛也贈陳秀才詩載岳珂法書贊中雄渾質實可  
以想見其餘

贈雞山陳七四秀才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在積善餘粹  
然秀眉宇瑩徹鎮璠璣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頭頭  
欲第一李揆文學職業天下第一氣已凌空虛想其顧復意何異掌上珠更期速騰踏爾祖立以須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軍事  
判官秦檜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  
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  
奏言敵不可信不聽擢尚書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

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明詳胡銓上書  
言不當和欲斬秦檜帝大怒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夜  
半入諫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當罷左史  
施廷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四疏不報趨宗正少卿  
改秘書少監簽樞樓照出諭京陝充參謀還除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  
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都承旨進學士出為  
四川秦陝宣諭使與金人議分畫地界金使將至公



出關迎之父老遮道止公曰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  
禍且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公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  
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邪與金人爭詰  
辨難終全階成秦鳳及奉商之半列據險要蜀賴以  
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  
進爵滎陽郡侯是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  
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公每折之以威而接之  
以恩皆帖伏聽命虞公允文嘗曰某舊與諸將往來  
見其私居言動間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  
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壑土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  
蠲民間所斂七百萬即利州置監鑄小錢以救川引  
之弊在蜀六年儲蓄豐積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公同  
稱曰宗某如老虎之當北鄭某如伏熊之臨西其雅  
重如此秦檜見蜀中富實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  
米荆門公曰今日講和正為他日恢復計要當息民  
儲備為先皆不從檜已不悅會金取北人在南者檜



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謹等十四日皆  
驍勇公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文  
致其罪落職奉祠桂陽監居住旋再濠州團練使副  
復州安置又置獄九江鍛鍊無所得再徙封州著書  
寫經間以詩文自娛無幾微怨懟意凡六年臨終索  
筆自書兩頌而卒檜死追復原官後諡忠愍所著北  
山集三十五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端音五卷榻  
辟鳥有編等書子良嗣淳熙中以朝散郎直徽猷閣  
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復以大府卿召至  
官正議大夫卒有可軒奏議文集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  
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魚蝦鼓而快殷耳如  
怒雷聲勢如未殺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  
者縈紆以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沈冥涵萬象  
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



量戒褊隘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眾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忘適且怡開  
窗面西山野竹平清涼芰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  
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探討風靜香如絲此殆有  
至樂難令俗子知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草履鶉衣甘淡薄  
竹陰花陰共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  
緘負此心剛未遂羨他陶子傲羲皇

題越江之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  
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來驚犬時有輕舸可賣魚  
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句古人書

和潘義榮

世態敬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櫺外



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長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  
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陋莫彊攀

涉園偶成

頽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  
酒隨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筍尖  
幽鳥葉間如有語此翁難作軼羣髯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亭竹細響浙瀝寒入裯被光在窗壁

晨興起戶四顧浩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  
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  
固虛而自然根亦牢而不迤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  
見高標困阨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鏡之巨柄使盡  
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  
兮信泥塗之可沃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其難合寒梢  
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  
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彊梁兮雖抑遏而漫屈兮分解谷之



餘煖兮然<sup>終</sup>櫛植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其枉其直復還  
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  
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  
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其朋黨遽消其氣舒而休開  
則二疏之高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全雪  
兮未止拂挾漉漉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胡  
不爾亦有窮臥偃蹇于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幡  
然而起

諫議和疏

臣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  
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而在廷侍從  
臺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  
下孝友格天金人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  
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  
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金爭者非知則愚又況金  
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金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金



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長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于金人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取嵩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

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眾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載有如金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好也人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于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誠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酈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



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疆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逃大國之貴費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勗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金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馬陛下如欲謝死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土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諉之曰疆敵要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金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臣不敢浮泛遠引前代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救胡銓疏



臣竊聞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聖恩寬容止除名編置可謂父母之恩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並受以來天之言故其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但聞眾論詢詢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於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為僚屬曰是堂規矩宏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



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  
溫人魯公末年親誓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于石  
邇者天子宫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  
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  
邦乃其遺迹所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置繪堂上徙其石  
刻列之兩楹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  
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進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  
友之後自後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

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  
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于後天其以  
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國凡能盡忠于國者無不  
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  
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  
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道觀  
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垣非之李輔  
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



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其君故也忠義天下  
之大閑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  
烈常出于奸鉄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矣公  
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  
銷杞載輔國千古冀壞奸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眾  
以為宜則子為我記于石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治

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  
知利州事王涉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所居焉  
舍在城之而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林  
江峻潔乎其前亭蓋以是也歲月久深榜木已廢規模  
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其一日置酒於其上  
會賓幙問之曰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  
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彊而仕老而休一犁谷口之雲  
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思民日幾阜康不思



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江  
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寔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于  
鳳之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岨而出力未能載自漁  
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  
閬東走安漢疾趨而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  
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  
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灑  
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

奔者又崎嶇雜亂於是諸灘之間者舟相銜旦晝犯險  
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羣背負而進灘怒水  
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  
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  
官米度贓問罪大則斃盡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忘家  
者亦纍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入二  
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  
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益千古矣吾



君誠心善憐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  
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  
闕外卒以平歲繆田為準不計獲戾第得粟一鍾即減  
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  
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  
者賓幙聞而皆稱善某曰既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  
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鄭嗣良

與何監秘書

耕字道夫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  
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  
或不得用而大賢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  
陷窄齎志而沒沒之後至于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邪  
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  
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  
恨雖九京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歷懇於



閣下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思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與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為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于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熄不肖孤僅能敘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游四方覲得伸于知己以為不朽之托而歲復一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

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于閣下亦竊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維某官以英才盛德為西之人傑敷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已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役造數十百人追餞于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彊配之于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間而不



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有二年閣下袞袞登進而  
某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  
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噫  
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  
其謂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  
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  
後序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  
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

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留芳于  
後世耶於乎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于前人一等矣昌  
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其老人  
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歷得之故審也而閣下  
于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  
才智下不能通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  
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于前人一等  
邪閣下之慨然如此蓋可必無疑矣某于是勇于自決



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浼于執事者徜徉不擯  
拒為一肆筆勒為銘文使永遠于神道則死者不死而  
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也輕瀆嚴重  
伏希震越

滕茂寔秀穎

天寧節有感

徽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辟之十月十日

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祝帝齡身在北方金佛刹  
眼臨南極老人星千官花覆常陪宴萬里雲遙阻在廷

松柏滿山聊自壽小臣孤操亦青青

哀詞并序

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  
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  
為之刊名埋于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者蓋昔年大年夢  
游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於此有緣如死窮激則  
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達方之淵明則  
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齋益老書生謬列作王都官索求了無誦從事敢辭難殊  
鄰復盟好仗節來榆闕城守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儉輩  
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  
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  
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  
悼歎安得歡歎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  
渠不汗我顏昔齊破燕王羣臣望風奔王蠋尤守節庶  
人有甘手言經首自絕胆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

世老為民况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河近或死  
朝昏歛我不須衣裹我以黃幡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  
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頑童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  
誰當給衣食使不危厄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  
魂何悠悠異鄉寄沈寃他時風雨夜草木空號山

右二詩載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中略敘本末云茂寔  
字秀穎姑蘇人初名禿徽宗改賜焉以太學正兼明  
堂司令與樞密院路允迪翰林修撰宗彥通使金割



三鎮太原尋奉密詔不下見拘欽宗北遷茂寔留雁  
門臨終令以黃幡裹尸墓仍深刻九字云宋使者東  
陽滕茂寔墓人哀之為起祠致祭焉愚謂茂寔自署  
東陽而元云姑蘇者蓋其家在是爾滕甫元發東陽  
人卒葬姑蘇觀受祿數世之言或豈其族裔朱文公誌  
新安滕洙墓亦謂東陽則滕為東陽著姓散居四方  
者多矣又按宋靖康初斡里雅布軍既遷尼瑪哈尚  
留隆尤德遣僉書路允迪以和議之書止之茂寔即此  
時從行紹興十九年允迪守南京陷見逐其放還可  
知十年張劬等自北歸言諸使不返者則茂寔已死  
矣且允迪以僉書使而元徑稱樞密翰林修撰非宋  
臣稱蓋誤也



敬鄉錄卷四

三鎮太原身奉密詔不下見楊...  
門臨終令以黃幡裹尸塞仍深刺...  
陽勝茂是是入哀之為起刻...  
東陽而光云姑蘇者...  
自蘇蓋...  
身且...  
味十...  
十八...  
具...  
五



